

論引書尚



尚 書 引 論

張 西 堂 著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號

西安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

850×1168 1/32·7印張·153,306字

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七）八角

統一書號：209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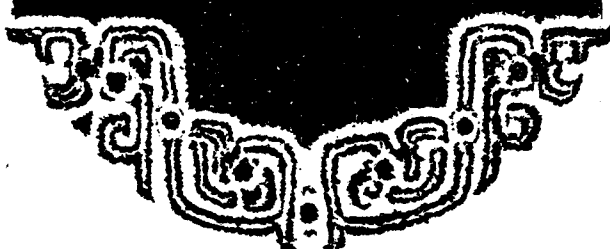


尚書引論

張西堂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西安



目 錄

自 序

一 尙書之名義

二 尙書之起源

三 尙書之刪述

四 尙書之類別

(一) 伏生之今文尙書

(甲) 伏生今文尙書始傳的時間問題

(乙) 伏生今文尙書傳出的人物問題

(丙) 關於伏生今文尙書壁藏的疑問

(丁) 關於伏生今文尙書篇數的問題

(戊) 關於伏生今文尙書之名稱的問題

(己) 關於伏生今文尙書原本的文字問題

(二) 西漢所得之泰誓

(甲) 西漢所得泰誓的時間問題

(乙) 西漢所得泰誓之真偽的問題

(丙) 西漢所得泰誓的篇數問題

(丁) 西漢所得泰誓的名稱問題

(三) 孔壁之古文尙書

(甲) 孔壁古文尙書始傳的時間問題

(乙) 孔壁古文尙書傳出的人物問題

(丙) 關於孔壁古文尙書壁藏者的問題

(丁) 關於孔壁古文尙書之『古文』的解釋的問題

(戊) 關於孔壁古文尙書之異名與篇數問題

(己)關於孔壁古文尚書之寫本的文字問題

(四)河間獻王之古文

(五)張霸之偽百兩篇

(六)杜林之漆書古文

(甲)由文字上來看

(乙)由傳授上來看

(丙)由杜林所習之卷數來看

(七)劉陶之中文尚書

(八)梅頤所上偽孔傳本

(甲)篇數與卷數上之問題

(乙)始傳的時間與傳授之人物的問題

(丙)偽孔傳本原本之文字的問題

(九)姚方興所上舜典孔傳本

(十)劉炫所上姚書舜典本

五 尚書之篇第

(一)伏生今文尚書之篇第

(甲)主張二十八篇加入後得之泰誓者

(乙)主張本為二十九篇而以書序當一篇者

(丙)主張本為二十九篇而以泰誓非後得者

(丁)主張伏生本有二十九篇乃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的

(戊)主張史記原為二十八篇後人改為二十九者

附：歐陽大小夏侯及漢石經的分卷異同表

(二)孔壁古文尚書之篇第

(甲)卷數的問題

(乙)篇次的問題

附：孫星衍尚書篇目表

(丙)篇名的問題

(丁)同序同卷異序異卷問題

(三) 梅賾偽孔傳本之篇第

六 尚書之考證

(一) 偽孔傳本之偽證

(1) 梅賾尚書考異所提出者

(甲) 史記無伏生失其本經之事

(乙) 偽古文尚書傳授之不可信

(丙) 史漢無孔安國作書傳之事

(丁) 漢儒無引用偽古文書之事

(戊) 偽古文尚書篇數之不合

(己) 偽古文尚書篇名之不合

(庚) 偽古文尚書文體上之可疑

(辛) 偽古文尚書文義上之可疑

(2)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所提出者

(甲) 史記無伏生失其本經之事

(乙) 偽古文尚書來源之不可信

(丙) 史漢無孔安國作書傳之事

(丁) 漢儒無引用偽古文之事

(戊) 偽古文尚書篇數之不合

(己) 偽古文尚書篇名之不合

(庚) 偽古文尚書文體上之可疑

(辛) 偽古文尚書文義上之可疑

(二) 孔壁古文尚書之偽證

(三) 今文尚書之考證

第一組 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

第二組 甘誓湯誓牧誓洪範金縢五篇

第三組 高宗彤日西北戡黎微子無逸君奭顧命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十篇

第四組 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立政十篇

(四) 關於書序的問題

附 錄

- 一 尚書逸文
- 二 參考書目

自序

尙書是我們研究中國古史、古代語言文學和學術思想所必需學習的一部古籍。但是尙書流傳甚久，關於尙書的名義、起原、編定、傳本、篇目、真偽等等，問題頗爲複雜，而又不易判辨。我們現行的十三經註疏本尙書是依據偽孔傳本。這裏面的五十八篇，除了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尙書二十八篇分爲三十三篇是真的尙書外，其餘二十五篇都是所謂「偽古文」。「偽古文」一案，從唐宋學者懷疑起，到清代的閻若璩丁晏等人才慢慢地考證出來這是王肅偽造。但是也还有人想推翻這一公案，這是更加需要解決的。漢代又有所謂孔壁古文，在漢志中列有古文尙書經四十六卷。這個四十六卷本是五十八篇，是將同於伏生今文的古文尙書分爲三十四篇，另加逸書十六篇，這十六篇又分爲二十四篇才構成的。關於這一種的傳本篇數，也是問題多端。清儒王鳴盛在尙書後案中說：「尙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直至閻（若璩）惠（棟），方加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予論始定。」可見這一問題也是經過許久才獲得解決。但是談泰誓的人往往忘了古文尙書四十六卷中也有泰誓，這也是我們現在應當加以糾正的。伏生今文原是二十八篇，加入後得之泰誓一篇，才成爲二十九篇，這問題到熹平石經書序殘石出土才獲得實物證明。我們對於在書序殘石出土以前的一些不正確的說法是應當重新予以評價，不能不考慮地就去盲從。今文二十八篇的真偽及其年代也是我們急

於需要解決的，這更需要我們繼續加以努力。所有這等等的問題，在我們學習尙書的同時，都應當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一九三七年我在廣東省立勸勤大學教育學院文史系擔任講授尙書一課，爲了只在課堂講授本文，另寫了一部尙書研究講義，目的就是想將關於尙書的一些問題作一個比較詳細而又扼要的敘述以供初學參考。現在我將它略加整理，定名爲尙書引論出版。爲了讀者方便起見，現更將這部書中每篇的重點略略提出如下：

尙書的名義是比較容易了解的問題，但是關於尙書二字連言，有的主張是孔子，有的主張是伏生，有的主張是伏生弟子歐陽氏。在抗戰前吳承仕著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却以爲始於史記，爲了澄清吳氏所說，我根據清儒江聲的尙書集注音疏及簡朝亮尙書集註述疏引用墨子明鬼篇的「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以明尙書之名應起於墨子。「尙」與「上」古通用，「上」可以是「上古」的意思。呂氏春秋蕩兵篇「兵之所自來者上矣」高注以爲「上」卽「上古」，是其明證；「尙書」二字可以直接解作「古書」；這在以前是沒有這樣提法的。

關於尙書的起原，漢書以爲起於河圖、洛書，更有「左史」「右史」之說，這些說法，前人都已駁過。我們從卜辭、金文和尙書、儀禮等古籍中還可以斷定古代並無「左史」「右史」之分，而且並無「左史」「右史」之稱。尙書的起原應以尙書多士篇的「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爲比較可信。但我們還要談到「史」的起源的解釋，一般的都信奉王國維觀堂集林釋史說史之「以手持中」，「不取諸持算（籌碼）而取諸持策」（簡策）。這是不了解古代社會競技戰爭之事的記載是更要早的。我們根據儀禮大射儀「司射命釋獲者設中（盛算之器），太史釋獲」。可見史

的職務本是爲獲勝者放下一支籌碼，在晚出的儀禮周禮中，還保留着這痕跡，這是比較可信的事實。

尚書中有許多篇是出在孔子以後，堯典等篇今人多疑爲是戰國秦漢間作，這樣看來，以前以爲孔子刪書之說自不足信。清末今文經學家有的還主張孔子刪書，殊不知崔適五經釋要曾力駁康有爲孔子改制考之說，今文家是不盡主張孔子刪書之說，我是贊成尚書在先秦時「既無成書，便無所謂完全或殘缺」這樣的提法。

關於尚書的類別，我列舉了尚書的傳本從伏生今文到劉炫所上姚書舜典本共十種。在問題比較複雜的傳本如伏生今文尚書，西漢所得秦誓及孔壁古文尚書等，更從它們傳出的時間，傳出的人物、篇數、名稱，寫本的文字以及所發生過的疑問，作了一些詳細的說明。我特別要在這裏提出的是：（一）關於秦誓傳出的問題，我以爲秦誓傳本應當有四個系統：（1）是古秦誓；（2）今文秦誓；（3）古文秦誓；（4）僞秦誓。古文有秦誓，在許多書上都說過，王引之在經義述聞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中已說古文有秦誓，顧廣圻在梅賾尚書考異序也說「梅氏闡氏皆不知真秦誓伏孔皆有，即史記所載康成所注之類。」我們只看古文尚書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中有秦誓，古文尚書馬鄭注裏有秦誓，如古文無秦誓，則四十六卷五十八篇缺少一篇。據馬鄭注看來，古文秦誓與今文秦誓有文異之處，如古文尚書秦誓「流爲雕」，鄭注說「雕」當爲「鴉」。史記本引的秦誓作「流爲鳥」。這是文異之處，也可證明古文是有秦誓的，但是說尚書的往往只說秦誓有三，如臧琳的經義雜記如此，吳承仕的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如此，這是錯誤的說法。（二）關於古文尚書我未列舉孔安國本，中祕本這兩種傳本。關於前者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和漢書藝文志都說

古文出於孔子壁中，孔安國得其書，孔氏本應即是孔壁古文。中祕本在漢志也明說：「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可見中祕本是安國所獻。江聲在尙書集註音疏述中說孔壁本「又名爲中古文」，所以我未列入這兩種本子。談偽孔傳本的往往只注意到了孔傳的偽，到了齊~~宋~~宋~~齊~~齊就宋~~齊~~宋我在这篇特別提出「劉炫所上姚書舜典本」用戴琳經義雜記及王鳴盛尙書後案兩家之言來作說明，這樣才可以見偽孔本的作偽是在隋代才完成的。

尙書的篇篇論計實是一件比較繁難的事，偽孔傳本有現行十三經注疏在，可以一目了然。古文尙書篇卷之數，王鳴盛在尙書後案卷卷論定，只有伏生今文尙書原本究竟是二十八篇還是二十九篇，雖然石經書序殘石可以告訴我們「舊說以爲伏生本二十八篇加後得之秦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實在沒有錯。」但有的人還爲龔自珍皮錫瑞之說所迷誤。書經通論主張「當以龔自珍大誓答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數大誓，書序爲是。」但是皮氏却於伏生弟子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以顧命與康王之誥爲一篇，無法解釋，只得說疑因後得秦誓下示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而撓入秦誓。」這完全是毫無依據的臆說。顧命和康王之誥是在根本上就不應當分爲兩篇的。戴東原在書顧命後一文中曾說：『馬鄭本分「王若曰」以下以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以爲康王之誥皆非也。』他以爲：「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即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我們從顧命篇全文看來，那一篇確是寫的如戴氏所說的三件大事，是不當分割爲二的。如分割爲二則中段既非顧命中所應有之事，也非康王之誥所應有之事，是不

當分爲兩篇的；而且盤庚三篇各有起訖，伏生本尙且未分開，顧命所述的三大端是不易分割的，自然不當分爲二。馬鄭本、僞孔傳本那種分法，全屬謬誤，所以古文學派的戴東原也以爲「皆非也」。皮錫瑞說：「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博士奉令解釋泰誓，如若伏生尙書原本是二十九篇，他們是可以增加作三十篇，是不必以顧命康王之誥又合爲一篇的。歐陽經由二十九卷改作三十二卷，將盤庚分爲三篇，他們又何必將原來已分開的又合併起來呢？所以皮氏這種說法是完全臆斷。關於鄭注非今文本以及关于古文經的篇卷的計算中有人提出錯誤的主張，本書都一一爲之剖辨。

僞古文尙書一案從唐宋學者懷疑起，到了明代梅鷟著尙書考異，已將破綻完全看出。閻若璩的尙書古文疏證只不過是「推廣爲疏證」，但是一般說尙書的，只提出閻氏而沒有詳細談到梅氏的考異，我在本書中，特別着重提出梅氏「差不多已將僞古文的破綻盡量尋出。」關於想推翻梅閻之說而要擁護「僞古文」的也舉出要點來評判，這樣對於「僞古文」才更明瞭。吳承仕著尙書孔王傳異同考想推翻丁晏尙書余論所說「僞古文」是王肅所作一案，以爲作於鄭冲。吳氏說「剽竊肅注，冲之徒所爲」，我們還不如以爲王肅所作，是王肅將自己著作改編以與鄭學對抗，好來打倒鄭玄的說法。假如是鄭冲之徒，他們是不必有這樣作僞的動機的。吳氏還知道，西晉初年已有僞傳，似乎見過了陳漢章的西晉有書孔傳說證。如更以僞古文爲東晉孔安國作，那就無以解於西晉有書孔傳，而且也無以解於僞孔安國傳序中「會國有巫蠱之事」之一段文字，這個說法是不能成立的。關於今文二十八篇，我在本書中也分作四組，一一爲之考訂其真僞及其年代，但是多半採

取近人的說法，而後下以己意。牧誓無逸呂刑君奭等篇，我的說法，比較多些。今文尙書的考證是我們今後更要加強努力的。

這部稿子開始寫於一九三七年秋，到了次年暑假，已將第六篇寫成。原計劃是至少還要寫一篇關於書序的問題的。我基本上同意朱子以來的書序是偽作的說法，不過史記中引有書序，這需要考查以下是否書序竄入史記，如崔適史記探原中所說的；所以未繼續寫下去。現在我們從（1）史記不言百篇書序；（2）荀子引仲虺之誥作中藹之言；（3）史記說：『孝文帝時，欲求治尙書者，天下無有。』可以看出：在伏生以前並無書序，而且無從覓此作序之人，可以見書序並不是秦漢人作的。史記有與書序『自相乖異』等等地方，似乎史記非採書序，而是書序竄入史記，崔適的話不是沒有理由的。我現在想來，不需要在本書中更作書序條辨，願知其詳者，可徑參看書序辨一書（顧頡剛輯點，在古籍辨偽叢刊中）。關於尙書逸文，我現在將孫星衍尙書逸文一書改編作為附錄，以供研究古史的參考。

這部稿子寫作時間雖在二十年前，但是一直擱置，未曾極謀出版。去年黨中央和政府號召「百家爭鳴」、「向科學進軍」，我才決定加以整理出版。我覺得這稿寫的時間距離現在雖久，但在今日看來，還是可以供有志于尙書之學的人們參考。疏漏之處，自亦不免，尙請讀者提出批評。

張西堂序 1957.9.13

一 尙書之名義

尙書的名稱，最初本只稱『書』；通稱為『尙書』，是比較晚起的事。書本是紀述『言』『事』的意思。在尙書中，有顧命的『太史秉書，由賓階墀。』有金縢之『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在金文中，有楚王頤編鐘之『其書其言，自作鈴鐘。』（貞松堂集古遺文一）足爲明證。書是紀述『言』『事』的意思，所以後來即以『書』之名來稱流傳下的上代以來之書『尙書』。

例如：

（一）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二）左傳二十七年傳：『詩書，義之府也。』

（三）莊子天下篇：『書以道事。』

（四）荀子勸學篇：『書者，政事之紀也。』

（五）荀子儒效篇：『書，言是其事也。』

（六）韓非子喻老篇：『書者言也。』

（七）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

（八）賈子新書道德說：『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

（九）史記滑稽列傳：『書以道事。』

（十）史記自序：『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十一）揚子法言寡見篇：『說事者莫辯乎書。』

（十二）劉歆七略：『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

這些說法統是以『書』之名來稱尙書，而稱尙書爲『尙書』者，則極少見。可見尙書的名稱，起初本只稱『書』，不是統稱爲『尙書』的。這些說法，既稱尙書爲書，而且大多數是就尙書的內容來解釋書之意義，故以書爲『道事』、『記事』。因事可以見義，故又以爲『政事之紀』，或又以爲『書長於政。』在古籍中，另有一些解釋書之名義的，如：

- (一) 書緯璿璣鈴：『書者，如也。』
- (二) 孝經援神契：『書者，如也，舒也，紀也。』
- (三) 說文曰部：『書、著也，從聿，者聲。』
- (四) 說文自序：『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 (五) 廣雅釋言：『書、如也，記也，著也。』
- (六) 釋名釋書契：『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
- (七) 尙書序題疏：『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
- (八) 尙書序疏：『書者，以筆畫記之辭。』（『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

這些都是從聲義上來講『書』之意義，尙書序題疏所解釋的，是集合各家而下的意見，其說似乎比較完滿。但如以『書』爲『尙書』之名稱，則其解釋仍當從尙書序疏的：『書者，以筆畫記之辭。』或是說文自序的：『著於竹帛謂之書』，因爲書本是『言事』、『記事』的。

至於尚書這一名稱，在『書』上加一『尚』字，究爲何人所加？則舊來的說法，亦不相同。例如：

- (一) 劉歆七略：『尚書，真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
- (二) 書緯璿璣鈴：（ㄅ）『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ㄆ）『書務以天言之。』（ㄇ）『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
- (三) 春秋說題辭：『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 (四) 論衡正說篇：『尚書者，以爲古帝王之書。』
- (五) 同上須頌篇：『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
- (六) 尚書序疏引馬融：『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
- (七) 尚書序疏引鄭玄：（ㄅ）『尚書上也，尊而重之，若天然書，故曰尚書。（ㄆ）『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
- (八) 尚書序疏引王肅：『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
- (九) 劉熙釋名：『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事也。』
- (十) 偽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 (十一) 尚書序題疏：『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
- (十二) 尚書序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